

## 語言推動組織的成敗關鍵：在於「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之間的調適

言語推進組織成功のカギ：「トップダウン」と「ボトムアップ」の調整  
The Keys to Success of Aboriginal Language Promoting Organizations Lies in Adjustment between "Top-down" and "Bottom-up" Strategies

楊懿湘 (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語言推動組織暨瀕危語言復振專案管理中心助理)

政大原民中心，自2018年承接瀕危語言復振專管中心，輔導10個瀕危的原住民族語，2019年增加輔導16族語言推動組織（下稱：語推組織），轄下一共輔導19個組織。其中9個是單純語言推動組織、7個是語言推動組織+瀕危語言組織、3個是單純瀕危語言組織。

瀕危語言的復振，自2018年起跑，以師徒制教學為主，培養日後能承接族語復振的人才，輔以聚會所、教會、營隊等其他計畫項目，活絡族語的使用。在整理半年執行的經驗後，專管中心與原民會討論，並訂定2019年的目標是「扎根」，先穩固現有的師徒狀況，並且專注於課程的內容，後面再進一步思考如何讓這個制度更健全。2019年上半年度，各班已從基礎班上到更進階的程度，之後要面對的是教材的缺乏，以及該如何讓培養出來的學生，可以再進一步的成為傳承者的問題。

語推組織的工作，自2019年起跑，第一年的首要任務為「凝聚族人對語言工作的共



識」、「創造友善的族語環境」，意即需要針對各族的語言狀況，進行全面性的策略考量，因此今年度的計畫著重於「開會」：進到部落中開會，讓族人知道未來相關語言事務，可以找語推組織協助、蒐集族人的語言需求、尋找地方上的語言人才並建立資料庫、整合族內對於未來發展族語的意見，全盤掌握本族的語言

狀況之後，再去擬定最合適本族的語言推動策略，才能真正的對症下藥，解決本族語言推動的難題。

### 由下而上：理念溝通不容易

語推組織在發展方向上，最大的爭執點在於「承攬全族的語推工作」與「混淆語言與文化的界線」。

**語推組織欲承攬全族的語言推動工作：**語推組織的承接者，多為已在語言工作中努力許久的族人，得到此計畫如獲至寶，但時常因為想做的事情太多，而衝得太快。還沒有經過全盤的了解之後，就要開始做事，加上因為自己曾觸及許多語言議題，而萌發要整合所有議題的念頭。這個時候就會有橫越到政府單位執行政策的範疇，如教育部、原民會其實各自有其正在推動的教材編輯、師資培育計畫，而這些計畫在各語推組織初設想計畫中均有著墨。

**執行工作時常混淆「語言」「文化」的概念：**語推組織在執行工作時，常會將「文化」「語言」混為一談，認為要從文化中學習語言開始救起。但語言才是民族的根，因為語言是溝通的工具，要先能溝通才會發展出共同生活的文化。現在語推組織的專職人員中，具備流暢語言能力者寡，因此為了避開自己不擅長的語言議題，便會轉由文化去著手，這一轉就背離了「語言推動組織」的初衷。政大和數個語推組織溝通數次，能理解者少，遑論接受。



現在語推組織的專職人員中，具備流暢語言能力者寡，因此為了避開自己不擅長的語言議題，便會轉由文化去著手，這一轉就背離了「語言推動組織」的初衷。政大和數個語推組織溝通數次，能理解者少，遑論接受。

### 由上而下：心有餘而力不足

由上而下的推行，指的是有一個穩定的政策目標，藉由政府、民間的合作，一起讓政策運作妥善。原民會目前語言推動的三個政策中（瀕危語言、語推組織、語推人員），細看工作項目，彼此有疊床架屋之虞。當內部無法整合，也難以和其他部會做橫向連結，操之過急的推展相關工作，常陷入朝令夕改的困境中，幾個稍有經驗、結構相對健全的語推組織，如阿美、撒奇萊雅，因為清楚自己的族語復振目標、方向，所以跑得比政府的腳步還快；而腳步緩慢、結構不夠縝密的語推組織，從計畫書撰寫乃至後續行政作業，常因人員缺乏經驗而需要專管中心手把手的協助，執行不如預期，卻也無可奈何。

瀕危語言案，因前期有一年半的規劃、討論，所以在執行上極為順利，也頗有成效。至於語推組織，則缺乏上述的籌備規劃，倉促上路，因此與各語推組織之間出現共識凝聚不易的現象，還有職權劃分不清、解釋不清的困擾。語推組織的推動已經有語推法的法源依據，所以是一個必須長期推動的工作，相信今年的混亂現象可以逐漸改善，族語發展的前程也可以預期。◆